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愤怒的葡萄

〔美〕斯坦贝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愤怒的葡萄

〔美〕 斯坦贝克 著
宋 菲 译

责任编辑:张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的葡萄/[美]斯坦贝克著;宋菲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谢凯军主编)

ISBN 7-204-04606-4

I.愤… II.①斯… ②宋…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8511号

愤怒的葡萄

[美]斯坦贝克 著

宋菲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雁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字数:421千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4-04606-4/I·832 第二辑总定价:1990.00元

出版说明

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和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

这套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辛勤汗水的丛书,收集了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图书馆馆藏的稀世珍品 44 部。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出自享誉世界的文化巨匠之手,都是人类思想的杰出创造物,都在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虽经一代代学人无数次的解读和阐释,却似乎永远也难以穷尽。它们虽经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洗汰,却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迁丧失其思想的魅力,反而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不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朽价值的光彩。

它们以闪光的思想、独特的视角,解读历史,剖析人性,或揭露病态社会政治,或讽刺险象人生,或宣扬不可压抑的人类欲求,真切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三原本色。

无论历代统治者怎样残酷地试图毁灭这些智慧的巨著,它们都不曾自生自灭,而是以顽强的生命力流传于世界各地,启迪思想,慰藉灵魂。我们坚信,这套惊世骇俗丛书一定能以其博大的内涵,带给您超凡脱俗之美和震撼灵魂的感受。

编 委

二〇〇一年三月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16)
第 四 章	(19)
第 五 章	(37)
第 六 章	(49)
第 七 章	(76)
第 八 章	(83)
第 九 章	(108)
第 十 章	(113)
第 十 一 章	(146)
第 十 二 章	(149)
第 十 三 章	(155)
第 十 四 章	(193)
第 十 五 章	(196)
第 十 六 章	(211)
第 十 七 章	(252)
第 十 八 章	(261)
第 十 九 章	(300)
第 二 十 章	(311)
第 二 十 一 章	(368)
第 二 十 二 章	(371)
第 二 十 三 章	(425)
第 二 十 四 章	(432)

第二十五章.....	(452)
第二十六章.....	(456)
第二十七章.....	(532)
第二十八章.....	(536)
第二十九章.....	(566)
第三十章.....	(569)

第一章

近来下的那几场不缓不急的雨,并没有把俄克拉何马那些红色原野和灰色原野上覆着硬硬地皮的土地浇得裂开。被雨冲出的痕迹由耕犁划出了去去来来一道道沟。很快,玉米在这些雨中茁壮地长了起来,路边的野草也四下里冒出了头,给红色与灰色的原野都蒙上了绿色的调子。天空打五月下旬起慢慢成为灰白色。入春至今一直高悬于天空的团团云堆没有了。太阳一日一日地照耀着玉米,在那绿色的玉米地的边缘上勾勒出棕色线条,一天天延伸开去。天上的浮云出现又散开,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一点痕迹也没有了。野草也不再四处蔓延,它们渐变为深绿色,好让自己不受伤害。大地也随着天空变成灰白色,这样原本红色的原野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也成了白色。

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里流动着细土。只要鼯鼠与蚁狮开始活动,尘土便如雪山崩塌一般倒下来。在严酷的日头下,原本娇嫩挺拔的玉米叶低垂下去了,刚开始时是弧形,接着由于叶脉的慢慢脱水,每张叶子都斜斜地吊了下来——六月的太阳加倍的暴烈。玉米叶上的棕色脉络蔓延到了主脉上。就连野草也干枯了,叶子往根部垂了下去。空气很淡薄,天色呈现出更灰白的色影;大地也日复一日地变得愈发灰白。

大路上板结的泥块变为了飞扬的尘土。由于车马往来不休,车轮与马蹄将路面磨损践踏得尘土飞扬。一切活动的东西都将尘土掀得满天弥漫,行走的人使一层轻薄的灰土飞到腰际,大车把尘土掀得和篱笆顶一般高,汽车尾部就翻滚着阵阵尘雾。

大约六月中旬时，得克萨斯与墨西哥海湾的上空有一大片的云层弥漫，那是一些饱含水分的浓云，飘得低低的。田野中，人们抬头望望，用鼻子嗅嗅，把潮湿的手指伸出来辨别风势。云朵飘忽，引起田野上马群的慌乱。浓云匆匆洒落几颗雨点后就往别的地方去了。云过之后，天空又转回灰白色，太阳仍如火焰一般普照大地。在尘土上，被雨点击到的地方留下了点点凹陷，玉米上有亮晶晶的水珠闪动。

雨云在一股轻风的驱逐下飘往北方。和风拂动着一点点枯萎下去的玉米。天快黑了。风渐渐吹大了，但风势仍挺稳的，并不会一时有一时无。从大路上飞扬起来的灰土停留在田间的野草上与周围的田野中。风变大一些了，吹着下过雨后玉米地中板结的地面。空中尘土把天覆得越发暗了，风从大地上吹过，把尘土卷起来向其他地方吹去。风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了。板结地干裂了，尘土飞扬在田野上方，形成灰色的一道道烟雾。风把玉米吹得哗啦啦地响，发出一阵阵干涩的声音。最为轻细的尘土在暗下去的空中消散了，再也落不回地面。

风吹得越来越猛烈了，在石块下包裹起稻草、枯叶与小土疙瘩，从田野上吹过时把它们洒下。天空十分阴沉，太阳只是一团红光，有种叫人发冷的刺骨阴冷。晚上，风刮过地面的速度更迅猛了，它在玉米的根部巧妙地翻掘着，玉米以它柔弱枯萎的叶子和风争斗。最后，风的一阵猛掀，一阵乱翻把玉米根部的泥土掏松了，弄得它们一株株倒下，在地上指示着风向。

黎明到了，却似乎见不着白天。天空的一片灰色中露出红日，却只是一个隐约的红色圆盘，放着弱弱的光，跟黄昏时一样。再过一阵，阴暗的天气又蒙上一片黑色，风在玉米秆上发出呜呜的悲号。

男的女的人们在自家屋子里呆着，出门时都把手帕蒙在脸上，掩上鼻子，还用风镜防止眼睛受害。夜间，一切更是笼罩在黑暗中，星光没有办法透过沙尘到达地面，窗内透出的灯光连院子那么大的地方也透不过。沙尘与空气均匀地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了。每家每户的门窗都紧闭着，缝隙也用布条塞上了。但细得肉眼无法看见的小沙尘仍往里钻进来，如花粉般堆积在桌椅与碟盘上。人们掸着肩上的尘土，门槛上也有一行行的尘沙堆积。

半夜，风住了，地面也平静了。由尘沙合成的空气只能起到比雾还大的隔音作用。床上躺着的人们听到风住了。他们是在大风平息后醒过来的。他们安静地躺在那儿，在寂静中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会儿，鸡鸣叫起来，啼声也闷沉沉。人们在床上反复翻转，眼巴巴等着天亮。他们明白空中的尘沙一定要好久之后才能清澈。早上，沙尘仍像雾一般弥漫着，太阳红得如同鲜血。尘沙天天都从天空筛下来，到第二天仍是不住筛落，给大地铺上了一床平整的毯子。尘沙落到玉米上，堆在篱笆顶上，聚在电线上，也落在屋顶上，覆在野草和树丛上。

人们走出家门，热辣辣的空气刺激着人的鼻子，他们赶紧把鼻子掩住。孩子们也出来了，却不像雨后那样奔跑叫喊。男人们在他们的篱笆旁边站着，看着受灾后的玉米迅速地干枯打蔫，只有零星的绿意透过尘沙的障翳。他们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妇女们走出来，站到自己的男人身边——偷偷窥测他们这次是否会彻底灰心。妇女们悄悄地打量着男人们的神色——如果他们不气馁，就算玉米没有收成也没关系。孩子们在旁边站着，用光光的脚趾在沙尘上乱划，暗自观察着男女的大人们是否泄气了。孩子们偷看着男女的大人们的面孔，然后接着用脚趾小心地划线条。马儿走到水槽边，拿鼻子拨

开水面的尘沙喝水。一会儿之后,那些呆望的男人的脸上神态不再迷惑,变为勇敢、愤怒,充满战胜困难的决心了。所以妇女们明白她们已经平安了,男人们不再会泄气了。她们问,我们该怎么办?男人们说,不知道。不过问题已解决了。妇女们明白问题已解决了——呆望着的那些孩子也明白问题已解决了。妇女们和孩子们都深深地明白,只要家里的男人们能挺得住,他们就不会有不能忍受的灾难了。妇女们进屋里去做活计,孩子们开始玩了起来,不过刚开始玩得小心翼翼。这一天的太阳升得老高老高,它的红色也褪得越来越多。阳光猛烈地照射着尘沙满地的地面。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口;他们手里握着小树枝与小石子,在地上忙着写写划划。男人们静静坐在那儿——想呀——算呀。

第二章

路旁小酒馆门口开来一辆庞大的红色运货车，停下了。排气管是立式的，扑扑响着，排出一道几乎看不见的青色烟雾。这是辆新的闪着红色光亮的车，车身两侧有几个十二寸见方的巨大的字漆在那里——“俄克拉何马市运输公司”。车上有崭新的双轮胎，一把铜挂锁明显地套在后边的大车门搭扣上。酒铺装着铁纱门，店中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小，因为没人在听，放的曲子是一支柔和的舞曲。大门上端的圆洞中一架小换气扇悄悄转动着。门窗外苍蝇急躁地在铁纱上扑打。店中只有那个货车司机——一个男人——是唯一的顾客。他正在一张圆凳上坐着，胳膊肘支在柜台上，面前一杯咖啡。他望着那孤独消瘦的女招待，和她聊着一些不失体统而又没有意思的闲话。“三个月前我见过他。他做了一次手术。割去了什么。到底是割的哪儿我倒不记得了。”她说道，“我最末见他那次距现在一星期也不到。看上去他身体还可以。只要没多喝酒，他倒也还是个挺不赖的家伙。”苍蝇在铁纱门外断断续续地嗡嗡叫着。咖啡壶冒着一阵阵蒸汽，女招待回手就关上了它，看都懒得看一眼。

店铺外，一个男人沿着公路边上走着，穿过公路，向汽车走来。他慢悠悠地走到汽车前，用手按着锃亮的挡泥板，看了一眼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字条。他准备沿着大路继续朝前走，可是犹豫了一下子，最后坐在了背着酒铺那一侧的踏板上。他还三十岁不到，两眼是深棕色的，眼珠上略有几分棕黄。他的颧骨高而且阔，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在脸颊上由上至下延伸，在嘴角弯成了弧形。他的上唇十分长，两瓣嘴唇绷得

紧紧的，为了要盖住他的暴牙，嘴巴老是闭得紧紧的。他双手长着又粗又大的指头和与蛤壳一般又厚又圆的拱指甲，很结实。虎口上、手掌上布满闪亮的老茧。

这人一身新衣服——都十分廉价而又崭新。他的灰色鸭舌帽很新，帽舌都是硬挺挺的，钮扣也一颗不差，并不像作过各样用途——如代替口袋、手巾、脸巾等等之后的便帽那么走样，变得鼓鼓胀胀的。他的衣服料子是廉价的灰色粗布，新得很，裤子上还有折痕。他那件蓝条纹的布衬衣是有衬料的，既挺直又滑溜。他的上衣太大，裤子又太短，因为他长得很高。上衣的垫肩滑在他的胳膊上，即使这样，袖子仍是太短，上装前襟还松松地在他的肚子上晃荡。他脚上是一双叫做“军用式”的新棕黄色皮鞋，用平头钉钉满了鞋底，还用两个蹄铁般的呈半圆形的后掌把鞋跟保护起来，以免受到磨损。他在踏板上坐着，把帽子脱下来擦脸。擦完又重新把帽子戴好，拉了几下帽舌——那已经开始变形了。他注意到自己的双腿，俯身下去，把鞋带解开，让它松在那儿不系上。他头顶处柴油机排气管发出扑扑的声响，急急地放出道道青色烟雾。

酒铺中的乐声变成了一个男声的广播，女招待也没把它调成另外的节目，这是因为她并没意识到音乐已经停止了。她用手指在耳朵后摸到了一个小包，想用柜台的镜子来照照，却又不愿让那货车司机发现，只好装作拢一缕头发。货车司机说：“听说在哪儿打死了一个人；勺尼办了个大舞会。你还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女招待用手轻抚着耳后那小包，说道。

外边那个坐着的人站了起来，越过货车车头朝这边望着，细细打量了一阵酒铺。接着他又坐了下来，从旁边衣袋中摸出一口袋烟草与一叠卷烟的纸。他缓缓老练地把烟卷搓好，

细致地瞧来瞧去，把它磨平了。最后他点上烟，将点烟的火柴往地上的尘土中插去。太阳渐渐照进了货车的暗影快到中午了。酒店中，货车司机付完帐后，将两个镍币的找头放入了吃角子老虎机中，转筒转了几圈，他输掉了。“他们作过手脚，让你无法赢到钱。”他对女招待说道。她说：“有个家伙在不到两小时前中了头彩呢，有三块八。你准备几时回来？”他把铁纱门轻轻推开一点。“一星期至十天后，”他说，“我要去一次塔尔萨，总是不能如预期那么快地回来。”

她有点生气：“要不就出去，要不就进来！不要让苍蝇进来了。”他说着“再见”，把门打开走了出去。他身后铁纱门“砰”的一响，关上了。他站在阳光下，把一块口香糖剥开。这是个肩宽肚胖的壮汉，脸很红，由于常在强烈日光下眯缝着眼，那双蓝眼睛已经成了长长的两道细缝。他身上穿着军装裤，还穿了双高统靴。他把口香糖举到嘴上，透过铁纱门嚷：“你不要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女招待已转过了身子，对着后面墙上的镜子照着。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货车司机慢吞吞地咬着口香糖，只要咬一口，就连下巴带嘴唇地张个老大。他一路走向那辆红车，嚼着口香糖并将它卷在舌头下面。

那个步行的旅行者其实想搭他的车，这时站了起来，隔着车窗朝他说：“先生，我能搭一段车吗？”司机飞快地回头瞧了一眼酒铺：“难道你没见到拦风玻璃上那张‘不准搭车’的字条吗？”“我自然见到了。但好人终究会有好心，虽然那些有钱鬼叫他往车上贴条，他仍会给人行方便的。”司机一边琢磨这句话，一边慢慢钻进卡车。如果他现在拒绝了他，那么就不仅是个坏人，还是个甘愿被欺压，往车上贴条，没人同行陪伴的人。如果他让他搭了车，当然成为了好人，而且并不任由哪个有钱

鬼支使。他知道自己被圈套套住了，但又不知怎么对付。他得做个好人才行。他又瞟了眼酒铺子，说：“先蹲在踏板上，过了前面的拐弯再说。”

那个人紧握着车门上的把手，蹲了下去。发动机发出一阵隆隆的响声，排挡被“卡哒”一声推高了。大货车开了起来，一档，二档，三档，越来越快，呜呜作响，四档。那个抓着车门的人脚下飞快地滑向远方的路，这弄得他昏头转向。第一个拐角过了一里，货车的速度慢了下来。搭车者站起来，把车门轻轻打开，溜上座位坐下。司机转过头来，眯着眼睛瞧他；他嚼着口香糖，好像他的嘴会对思想与印象经过选择、安置，随后依次装入脑子中似的。他首先看到那顶新帽子，接着由新衣服转向新鞋。搭车者舒舒服服地在座位上蹭着背，把帽子拿下来揩着布满汗珠的额头与下巴。

“非常感激，伙计，”他说。“我的脚累得生疼。”

“新鞋，”声音也像他的眼睛一样，含有鬼鬼崇崇的试探意味，“天这么热，你走路不该穿新皮鞋。”

乘客低头看了看脚下那双蒙了一层尘土的黄皮鞋。“其他再没了，”他说，“没有可穿的，只好穿这一双喽。”

司机知趣地眯着眼望着前方，把汽车加快了一些速度。“出远门？”

“呃——呃！我倒是想走着去，可是这两只脚走不动了。”

司机的语气接近于盘问。他的问话仿佛在撒网，在设圈套一样。“找工作吗？”他问。

“不，我父亲有块地，四十亩。他是个分益佃农，可是我们已经在那儿待很长时间了。”

司机颇有深意地往窗外左右看了看，田里的玉米都横着倒在地上，上面盖了厚厚一层沙土。小块的燧石钻出尘沙覆

盖的土壤。司机好像在跟自己说话一样：“四十亩地的佃农，他没被沙土赶走，或是给拖拉机赶走吗？”

“我也不知他最近怎么样。”乘客说。

“近来很长时间吧。”司机说。一只蜜蜂飞进了驾驶室，在挡风玻璃后面聒噪。司机慢慢地伸出手把那只蜜蜂赶到一股风中，让它被气流卷出了窗外。“如今佃农离家出走的越来越多了，”他说。“一台拖拉机就能赶走十家。而遍地都是拖拉机。它气势汹汹地赶走了一家又一家佃农。你老父亲怎么还能坚持下来呢？”他又用舌头和牙齿开始嚼起那块被遗忘已久的口香糖，使劲把它嚼了一阵。每一次张开嘴巴，就能看见他用舌尖在翻腾着口香糖。

“哦，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样。我和老爹从来不通信。”然后他又赶紧补充一句：“但如果我们愿意，倒是都能写的。”

“一直都有事儿做吧？”装出若无其事的语气，却是遮遮掩掩地想打听什么。他往窗外的田野看着，看那微微泛光的空气，口中的口香糖被卷到了腮的一边，然后往外面吐了一口唾沫。

“是啊。”搭车的人说。

“我猜也是。我注意你的手了。平时用的是大镐、斧头或是大锤之类的，你的手才会这么亮。我时常会发现这样的细节——这很不简单是吧。”

搭车的人把眼睛盯住了他。汽车的轮胎发出摩擦公路的声响。“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我直接告诉你吧！你别费神猜了。”

“别急呀。我根本没想着要打探别人的私事。”

“你问什么我都会如实相告的，我并没有什么事不可告人。”

“别急别急，我只是有留心一些细节的爱好而已。”

“我都跟你说了吧。我的名字是约德，汤姆·约德。我父亲就是老汤姆·约德。”他死死地盯着司机。

“别急。我没别的意思。”

“我也没别的意思，”约德说，“我只图个相安无事。”他住了嘴往外看去，外面有干旱的田野，骄阳肆炎的远处一丛丛晒得发蔫的树懒懒地耷拉着枝条。他从衣服一侧的口袋里掏出了烟草和卷纸，在风吹不到的两膝之间把纸烟卷好。

司机的咀嚼很有规律，若有所思，像牛一样。他在等待刚才那番对话所引起的不快全部烟消云散。等到气氛似乎好转了，他才说道：“只有当过司机的人才能体会司机的苦衷。老板不允许我们随便捎带客人。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干坐在这里无聊地使劲开着车，除非像我现在这样，冒着被炒鱿鱼的危险载你。”

“我理解你。”约德说。

“我的几个朋友在开车时干什么的都有，千奇百怪。我记得有个家伙常常吟诗消磨时间。”他悄悄地扭头看了看约德，看他是不是感兴趣或者吃惊。约德一言不发地盯着正前方的公路，白色的公路高高低低，仿佛平地起了浪涛。过了一会儿，司机才接着说道：“我还记得一首这家伙写的诗咧。写的是他和另外两个家伙共同飘游世界，到处花天酒地，为非作歹——可惜全诗我记不清了——这家伙在诗里写了一些老天爷都不一定明白的句子。好像有这么两句：‘我们在那里看见一个黑黑的小伙子，他的鼻子比象的呼吸器和鲸的喷水器还要庞大。’——呼吸器就是鼻子，象身上的呼吸器就是象鼻子。这家伙还掰着字典给我看，他身上总是带着字典的，每次打尖吃咖啡点心时，就总要翻翻字典。”他为自己的讲述感到无聊，

便住了口，躲躲闪闪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人。约德始终闭口不言。不耐烦的司机一心想把他拉入谈话。“你见过这样莫名其妙说话的人吗？”

“牧师。”约德说。

“哦，如果是其他人这样莫名其妙地说话，你老早就生气了吧。不过，牧师说这种话就罢了，因为谁也不会挑剔牧师什么。可是这家伙可有意思呐，你可能根本不在乎他说那种废话，以为他只是随口说着玩——他可不那样想。”司机放心了，他起码知道约德是在听他讲话的。他使劲地转着方向盘，于是大货车尖叫着拐过了路上的一个弯。“我刚才说了，”他继续说，“司机们常干怪事，他更是这样。车一开起来，路就疯狂地往后退，快得叫人头晕。有人说，司机总是嘴馋——在路上每一个有小吃店的站头，就要停下来吃东西。”

“好像是在那儿住家。”约德插嘴说。

“他们在那儿喘口气儿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要吃。他们压根不饿，只不过开车开烦了——烦了。只有到了站头才能停车，那时你就会买些东西，因为这样才能跟柜台上的美人儿搭上话，逗个乐儿。所以你买上一杯咖啡，一块饼子，权当休息一会儿。”他细细地嚼着口香糖，又用舌头把它翻了个个儿。

“倒也未必吧。”约德随口说。

司机飞快地朝他看了一眼，想说一些煞气话。“嗨，他妈的，这一行可不简单呢，”他骂骂咧咧地说，“看起来容易，往这儿一坐，过上八个钟头，也可能十个或十四个钟头。可是路上的无聊又有谁知道呵？他总得找点事儿干吧，有人唱歌，有人吹口哨——公司不允许我们带收音机；也有的带一瓶酒，可是那些人都干不长。”他说最后一句时的语气里充满骄傲，“我不开完车决不沾酒。”